

目次 (第十四集)

第五十三回：謀害同門傷慘變
顧全大局屈沉冤……………三

第五十四回：換日偷天驚妙手
引狼入室拼殘生……………三九

第五十五回：鳳泊鸞飄悲俠侶
龍爭虎鬥駭羣豪……………七五

第五十六回：了却恩仇情未盡
難明友敵贊疑情……………一〇七



牟靑珠一劍插進何洛背心。

第五十三回：謀害同門傷慘變

顧全大局屈沉冤

丹丘生心裏想道：「牟小姐說他們父子和清廷勾結，並且還約了御林軍的兩個高手要來害我，但如今我看見的情形恰好相反，我該相信誰呢？這兩個軍官假如就是牟小姐的那兩個御林軍高手的話，何洛倒是爲了維護我而和他們拚命了！噢，牟小姐呢，怎的不見她了？」他是在山坡上借物障形，悄悄下來的。可還沒有看見暈倒在地上的牟麗珠。他希望聽得見牟麗珠親自出來說話，便可明白真相，却那知牟麗珠早已傷在何洛手下。

牟麗珠沒有給他釋疑，倒是海蘭察爲他「釋疑」了。心念未已，只聽得海蘭察又在冷笑說道：「哼，何洛，你要造反？你也不仔細想想，第一、你打得過我們嗎？」何洛「傲然」說道：「打不過也要打！」海蘭察不理會他，繼續說道：「第二、你死了不打緊，你捨得連累如花似玉的妻子也陪你一同死嗎？她已給我用獨門重手法點了穴道，一個時辰之內，得不到我的解救，必死無疑。你趕快投降吧！」

聽到這裏，丹丘生再也忍耐不住，暗自想道：「耳聞是假，目睹方真。牟小姐錯信謠言也說不定。我必須救她，我也決不能讓何師兄爲我而死！」心愈立決，現出身形，

飛快跑下山谷。何洛一見，佯作大吃一驚的模樣叫道：「丹丘師弟，鷹爪正是來捉你的，你別顧我，趕快逃吧！」

丹丘生矚的拔劍出鞘，喝道：「大丈夫一人作事一人當！不錯，我是和你口中的叛逆常有往來，你們有本領就來抓我領功！不關我這師兄的事！」

何洛當然不肯退下，結果自是他們師兄弟倆「並肩作戰」了。按照預定的計劃，何洛最初裝作一副下了決心和強敵拚命的模樣，使得丹丘生對他只有感激，毫沒提防。

何洛裝作拚命，劍招似是凌厲，其實並無足以傷人的勁道。這一戰實際是丹丘生獨力與御林軍的兩大高手相抗。以當時的本領而論，丹丘生和海蘭察單打獨鬥，或許可以稍佔一點上風，加上一個歐陽業，他已經不是敵手了。不過，他却是真的把生死置之度外了，海蘭察在他狠挺奇準的連環奪命劍法之下，也不由得暗暗心驚。

丹丘生本是希望速戰速決，儘快打敗這兩個厲爪，才好替牟麗珠解穴的。（雖說他相信牟麗珠真的是給海蘭察用「獨門真手法」點穴，但自信憑本身的功力，還是有把握可以解開。）那知對手本領之強，遠出他的估計之外。久戰不下，不由得焦急起來。高手拚鬥，那容分了心神？何洛抓着他最好時機，在他背後突施暗算！

丹丘生講到最緊張之處，忽然停了下來。衆人雖然明知他終於沒事，但聽得他在劇

門之中，突遭何洛暗算，大家還是不禁繃緊心弦，手裏捏着一把冷汗。好幾個人齊聲問道：「後來怎樣？」

牟麗珠站了起來，緩緩說道：「後來的事，應該讓我來說了。」

「我暈了過去，何洛以爲我不死也必重傷。他們全副心神都用來對付丹丘生，對我全無防備。」

「不錯，我是受傷不輕，但僥倖還沒有死。更僥倖的是，正當丹丘生危急的時候，我醒過來了。」

「我仍裝作昏迷，趕快用家傳的內功心法，凝聚了一點真氣。就在此時，我看見了何洛在丹丘生背後突施暗算。」

「我的功力本來連一成也還未恢復的，此時也不知那裏來的那麼大的氣力，我一躍而起，一劍就向何洛背心插下！」

這「正是應了一句俗語：『螳螂捕蟬，不知黃雀在後。』何洛的劍尖不過在丹丘生的背脊劃開一道傷口，我的長劍却在他的背心插得沒至劍柄！」

聽她冰冷的口氣，就像感覺得到她推進何洛背心那柄冰冷的長劍一樣。聽到這裏，衆人既是鬆了口氣，又是不禁毛骨聳然。原來仇恨是這麼可怕的！

牟龍珠笑了起來，笑得是那麽痛快又是那麽淒涼，說道：「現在你們該明白真相了吧，殺何洛的不是丹丘生，是我！倘若有誰認爲我殺得不對，有誰要替何洛報仇，請他來和我算這筆賬，不關丹丘生的事！」話說完了，她那冰冷的目光，從洞冥子面上掠過，投到洞冥子身上。

洞冥子不願說話，洞冥子不敢說話，所有崆峒派的弟子也都沒有說話。

半晌，雷震子說道：「真相既然如此，所謂丹丘生謀害同門一案，大概可以宣判他無罪結束了吧？」

洞冥子無可奈何的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唉，真想不到內情原來竟是這樣。丹丘生既是代人受過，『清理門戶』一事自是不用提啦。」

金逐流冷冷說道：「不，丹丘生一案可以結束。貴派的『清理門戶』大事，似乎還未應該結算呢。」

雷震子也道：「不錯，牟姑娘和丹丘生雖然說明了當晚的真相，但有些事情，我還未曾明白。」

洞冥子頹然說道：「大門出了這樣事情，我痛心得很，恐沒精神審下去了。請兩位老前輩代我發問吧。」

金逐流道：「我想請問丹丘兄，何以在這件事情過去三個月之後，方始回山？」當年丹丘生就是因爲在突發之後，「失蹤」如此之久，以至被人猜疑他是「劫財劫色」的。金逐流亦已知道他「失蹤」的原因，所以明知故問，是想給他有一個當衆解釋的機會。

牟麗珠代答道：「這是因爲我的緣故，我受了重傷，他當然不能不照顧我。而且他自己也受了傷，雖然沒有我傷得重，亦是不輕。」

她繼續講那晚她殺了何洛之後的事情，衆人方始知道，他們那天晚上當真可說得是死裏逃生，兇險之極。

×

×

×

本來暈倒地上的牟麗珠，突然躍起，一劍殺了何洛。這一下大出海闕察與歐陽業的意料之外，這剎那間，他們都是不由得嚇吃了一驚，心神大亂。

高手搏鬥，那容亂了心神。丹丘生抓緊時機，反手一劍，傷了歐陽業。跟着劍，又傷了海闕察左臂。

不過，海闕察的本領却非歐陽業可比，在丹丘生刺傷他的時候，他也一掌擊中了丹丘生。丹丘生先受了何洛的劍傷，此時傷上加傷，其實是傷得比海闕察還重！

但傷得最重的是牟麗珠。她一劍插入何洛後心，沒至劍柄，用了全身氣力，在何洛倒下去的時候，她只覺眼前金星亂舞，眼看自己也要跟着倒下去了。

眼光一瞥，只見掌風劍影之中，海蘭察固然衣袖殷紅，丹丘生也是搖搖欲墜。牟麗珠神智尚未迷糊，一看就知他們乃是兩敗俱傷。這正是最危險、最關鍵的時刻！

「不，我現在還不能死！」牟麗珠咬牙根，把插在何洛背心的長劍拔出來，吸一口氣，用最後的一點氣力喝道：「不要放過這兩個鷹爪！」

她唱的是「空城計」，幸虧海蘭察却是不知她的虛實。他曾親眼見過何洛給她殺得只有招架之功，此時只道她剛才乃是詐傷暈倒。歐陽業給丹丘生傷得頗重，此時已是無力再戰。海蘭察怎敢單獨一人，抵擋丹丘生與牟麗珠的聯手夾攻。只好拖着歐陽業趕快逃了。

牟麗珠暗暗叫了一聲「好險！」待到看不見海蘭察的背影之時，方始鬆了口氣。這口氣一鬆，她也登時支持不住，又再暈過去了。待到醒來之時，已是身在一個山洞之中。

她這發覺，她的「嫁裝」裝滿五個箱子的金銀珠寶也已搬到這個山洞來了。

原來她這一覺睡得好長，她是足足昏迷了兩天兩夜方始醒來的。在她昏迷的期間，

丹丘生在密林深處找到這個山洞。雖然他也受了傷，他還是不顧性命的非但把牟麗珠推進這個山洞，還把她的「嫁裝」也都搬了來。他用崆峒派獨有的「續斷膏」給牟麗珠敷傷，又以本身殘餘的一點真力替她推血過宮，這兩天來目不交睫的守護她，這才保住了她的性命的。一到牟麗珠醒來之後，可憐他已是心力交疲，跟着病倒了。

不幸中之幸的是，來找何洛的人，發現了何洛的屍體，都以爲他們早已遠走高飛，沒有在荒山密林仔細搜查，當然也沒發現這個山洞。還有，他雖然病倒了，牟麗珠的傷勢却漸漸好轉，可以「易位而處」，反過來服侍他了。

雖然這是她一生中過得最艱難、最危險的一段日子，但此際，牟麗珠回想起來，心中仍是不禁充滿甜意。因爲她與丹丘生相互扶持，情根已是不知不覺的在她心頭種下。在她的心中，這段日子，其實是他一生中過得最美、最甜的日子！但可惜，後來——

她心裏一酸，望了望近在眼前的丹丘生，丹丘生轉過頭去迴避她的目光。迎接她的目光却是雷震子和金逐流在望着她。

雷震子道：「牟姑娘，後來怎樣？」

牟麗珠彷彿從夢中醒了過來，記起了現在她是和衆人講述真相，只好抑制激動的心情，把溫馨的舊夢重埋心底，繼續說道：「總算我們命不該絕，過了兩個多月，丹丘生

和我都已脫離了危險期，身體也漸漸恢復健康了。

「但還有一件事情我們必須辦的，怎樣處置我的那份『嫁裝』？」

「我知道這份『嫁裝』其實並不全是我牟家的家產，即使有一部份是我爹爹要留給我的，我也不想再要一文了。我決定把那五箱金銀珠寶全都送給義軍。」

「當然我不便出面，丹丘生也不能出面。怎樣交出這份財產呢？最後還是丹丘生想出了法子。」

「他潛入米脂，打聽到一向替義軍和我爹爹聯絡的那個人，半夜裏他偷偷進入這家人家，留下了一封信。」

說到此處，會場裏忽地有個人站了出來。

只聽得這人朗聲說道：「我就是十八年前在米脂替義軍和牟大俠聯絡那個人。如今我才知道，原來那天晚上在我家中投下那封匿名信的人是丹丘生。」跟着向衆人講述那封信的內容。

「那封信上說，義軍寄存在牟家的軍餉放在一個山洞，叫我去取，信上附有詳細的地圖。當時我還半信半疑，恐怕是敵人佈下的圈套。但爲了義軍的大事，我只能冒險去看一看。果然在那山洞裏發現了裝滿了金銀珠寶的五個箱子。十八年來，我和義軍的朋

友都是感激這位朋友的義舉，一直希望能夠知道他是誰，向他道謝。如今方始有這機會。」

當下這人走上台來，向丹丘生和牟麗珠道謝。

牟麗珠道：「這是我應該做的，否則我豈不成了吞沒義軍軍餉的小人了。」那人說道：「可你歸還我們的財物，可遠超過義軍寄存在你家的軍餉啊！」

牟麗珠繼續說道：「那天晚上，我和丹丘生是躲在山洞附近，待到看見那五箱金銀珠寶確實是給義軍的朋友搬走之後，我們才放心離開的。第二天，我也就和丹丘生分手了。」

雷震子讚嘆道：「你們兩位真是義人！如今事情都已經弄清楚了。還有誰敢污蔑丹丘生是『劫財劫色』嗎？」

台下忽然有人發出冷笑，輕聲說道：「此事雖然有人作證，但也只是澄清一半吧！」言下之意，「劫財」的嫌疑是洗清了，但「劫色」的嫌疑還是有的。原來這個人是玄冥子的弟子。玄冥子在台上不敢出聲，他却在台下竊竊私議。

聽見他說這句話的人雖然氣憤，但一想孤男寡女，在山洞同住三個多月，這嫌疑却也是水洗不消。爲了顧全牟麗珠的面子，本來想斥罵這個人的，也只好不作聲了。

不過這句話牟麗珠也聽見了，她柳眉一豎，說道：「雷老前輩金大俠，我想請你們作個見證！」

說話之際，她已把右邊的衣袖擰了起來，只見雪白的臂膀上一顆鮮紅硃砂印。

這是硃砂處女保貞的「守宮砂」，雷震子連忙幫她把衣袖放下，說道：「牟姑娘冰清玉潔，何必理會那些狗嘴裏不長象牙的人！」

金逐流道：「其實何洛早已不能算是牟姑娘的丈夫了，她喜歡嫁給什麼人就可以嫁給什麼人，誰也管不住的！說剛才那句話的人，應該自己慚愧！」

牟麗珠冷若冰霜的臉上現出一抹紅霞，心裏想道：「可惜十八年前，我和丹丘生都是沒有這個勇氣。」

往事歷歷，都上心頭。最令她難以忘懷的是和丹丘生分手的一幕。

相處了三個多月，他們的身體已經復原了，珠寶也已經交給義軍了，他們是必須分手了！他們默默下山，彼此都是咬着嘴唇，強忍眼淚，沒有說話。

不知不覺走到山腳，丹丘生終於不能不說一聲：「再見」了。眼看丹丘生就要離她而去，她是再也不能強忍了！

丹丘生的心情恐怕也是和她一樣，兩人的手忽地不知不覺的緊緊相握。

牟麗珠忍不住珠淚奪眶而出，哽咽說道：「咱們真的還能再見嗎？」

丹丘生澀聲說道：「我不知道，唉，看來只有聽命運的安排了。」

牟麗珠嘆口氣道：「咱們相處這日子，在我是覺得最苦也最甜的日子，我永遠不會忘記的！」丹丘生道：「我也不會忘記的。只可惜它是一去永不復返了！」

牟麗珠心痛如絞，不覺倒在丹丘生懷中。

丹丘生替她抹臉上的淚痕，說道：「牟姑娘，我知道你的心事。我並非鐵石心腸，我，我也是一樣不願和你分離的！但可惜命中註定，咱們非得分開不可！除非——

牟麗珠道：「除非什麼？」

丹丘生搖了搖頭，嘆道：「但人言可畏，咱們怎能不避嫌疑？這個『除非』，其實只是癡心妄想而已！」

他沒有說明這個「除非」是什麼，但牟麗珠已經懂得了。不錯，這件案子外間一定是議論紛紛，在這樣情形底下，她怎能和丹丘生結爲夫婦？

牟麗珠低聲說道：「我可以等待，等到案情大白於天下之日！」

丹丘生苦笑道：「我却不敢抱着這樣的希望，莫說人家未必會相信咱們的話，我恐怕也不能把真相披露人前，唉，這一天恐怕是永遠也不會來的！」

丹丘生料得不錯，他回山之後，便因「謀害同門」的嫌疑而給逐出師門了。

但他也有料錯了。他以為永遠也不會來的這天終於來了。如今，這件案子已是水落石出，大白於天下了。不過是不是來得嫌遲了呢。

她偷眼向丹丘生望去，只見丹丘生正在低下了頭，如有所思。只不知他是否也在想若和自己同樣的心事？

金逐流道：「丹丘兄，後來的事情，應該你來說了。你願意把你這十八年來的難言之際告訴我們麼？」

丹丘生嘆道：「恩師當年最不願見到的事情已經發生，事既如斯，我說也無妨了。」他說了出來，衆人方始知道，他的師父，當年崆峒派的掌門洞妙真人，爲什麼寧願委屈愛徒，以致令他幾乎沉冤莫白的原故。

x

x

x

案發二個多月之後，「失蹤」的丹丘生方始突然回來，一衆同門，自是難免對他大起懷疑，牽情瀉涕。

丹丘生爲了顧全師門聲譽，只好對同門的盤問不發一辭，只肯單獨告訴師父。

洞妙真人聽了徒弟的稟告，許久許久都沒說話，最後方始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徒

兒，爲師的只怕委屈你了！」

原來洞妙真人於公於私都有顧慮。

在「公」的方面，第一、他害怕這案件的真相公開之後，崆峒派的聲譽必將大受影響。倘若他的處置稍有不當，只怕還會引起矢志反清的一班俠義道大興問罪之師！

但如何處置才是「得當」呢，在別的不怕公開表示反清態度的門派或許比較簡單，在崆峒派却是極難處置。因爲崆峒派根本就沒有這樣一條處置叛徒的門規。

崆峒派的傳統是不問朝政，不介入外界的任何紛爭，在清兵入關之後的一百多年，也是堅持既不反清，也不替清廷做事的。歷代祖師，只是要求弟子專心學武，至於他們的私人交往，和反清的俠義道做朋友也好，和當官的做朋友也好，都是任由他們。正是因此，百多年來，崆峒派與兩方都是相安無事。

洞玄子和海蘭察勾結，謀害了反清的關中大俠牟一俠，這件事依照崆峒派的門規，掌門人可以說他不對，也可以警告他以後不許幫清廷做事。但却不能說他是叛徒。而且丹丘生也會在暗中替義軍做事，嚴格依照門規，他也是要受斥責的。

洞妙真人本身的態度是比較同情義軍方面，他並不以丹丘生所作爲非。但要根據本派傳統來定是非，那又是另一回事了。而且他還有一層顧慮。

這第二層顧慮是：假如他要爲徒弟伸冤，就必須說明真相。然後行使掌門人的權力，違反傳統，自定門規。處罰暗中替清廷作鷹爪的師弟洞玄子。

這樣做雖然未嘗不可，因爲掌門人有權創立門規。但這樣做的話，也就等於表明了態度，在他領導下的崆峒派，今後將是反清的了！一旦表明態度，後果也是可以想像得到的。崆峒派勢必要與清廷爲敵，他給崆峒派帶來的將是無窮無盡的風波，令到門下弟子永無寧日！

這樣做需要極大的勇氣，洞妙真人可還沒有這個勇氣！

這是把崆峒派的傳統根本改變的做法，除了極大的勇氣，還要有極大的魄力。洞妙真人也沒有這個魄力！

洞妙真人於公於私都有顧慮，除了於「公」方面這兩個顧慮之外，他也不忍令自己的師弟洞玄子身敗名裂。

這裏面有個因由，原來他是會奉師父的遺命，必須善待這個師弟，一生都要照顧這個師弟的！

他的師父玉鼎真人和洞玄子的父親是最好的朋友，有一次他們碰上強敵圍攻，洞玄子的父親爲了掩護玉鼎真人，以致重傷不治。玉鼎真人撫養故友的遺孤，自是難免過份